

新观察

网络文学如何在介入生活的过程中更进一步

许苗苗

近日，一份网络文学“琅琊榜”引起关注。400余个名字从超过800万作者中脱颖而出，跻身大神之列。其中，榜上有名的大神作品涵盖“都市、仙侠、科幻、游戏、历史、军事”，也不乏“医疗、刑侦等以往较为冷门的题材”。在笔者看来，这份榜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分析网络文学领域出现的新态势。

虽然从逻辑上，这样的罗列十分混乱，但如果从网站栏目、创作潮流和公司形象角度来看，却清晰合理：顶级网络作者主要是仙侠幻想等传统网文强势领域的佼佼者，也相应照顾到现实题材的发展潜力。前者为行业带来流量和收入，后者则能赢得社会声誉和大众口碑。可见，这份“琅琊榜”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平衡的产物。

华语网络文学发展20余年，经历了自由生长、资本主导等不同阶段。如今，这一领域所面临的资本与监管两股强大外部力量，已在长期并行后逐步找到趋向双赢的平衡点。可以说，网络文学已进入一个平台相对成熟、监管相对明朗的时期，题材、创作领域乃至网站经营策略等方面都相应呈现新的特点。

对流行思维方式和青年文化的总结性掌握和运用，正在使网络文学的创作摆脱套路

在跻身该评比的400余名白金大神中，玄幻作者占绝大多数，可以说，玄幻题材网文强者愈强，再次显现出玄幻题材本身在网文中持久强劲的生命力。在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玄幻小说曾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被作为网络文学现象的代名词。虽然资本的过度炒作导致人们看到的玄幻作品良莠不齐、名过其实，甚至使其背上逻辑混乱、浅薄媚俗的恶名，但它的宽泛和包容依然显示出蓬勃生机。即便是近年来现实题材政策扶持和读者兴趣的多元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玄幻一家独大的局面，但其强劲势头并没有褪去。非理性、无厘头的幻想内核已深深扎根于网文中，以至于成为衡量网络小说的基本元素。近来评价文艺作品常见的“网感”一词，即源于玄幻文，指网络小说突破日常理性，不受逻辑规范的超常规想象方式。幻想、非理性和反逻辑成为网络小说区别于传统文学的主要特色。由此可见，玄幻网文的热度并非一时潮流，它依然是网络小说中当之无愧的最强力量。

网络创作的激烈竞争也逼迫作品整体质量提升。对在网络文化中成长的新一代年轻作者来说，网文签约已成难以回避的必经之路。网络写作不具备以往文学写作的神圣感，而是一项日常消遣，对收入和娱乐的诉求更为明显。因此，玄幻题材作为网文商业化最成功的类型，难免吸引最多的创作者加入，内部竞争也最为激烈。然而，支撑这一部分阅读内容的，却并不是金字塔顶端的四百白金，而是数百万无收入或低收入层注册作者不分昼夜的码字更新。虽然听起来惨烈，但这对于网络文学整体来说，却是好事。因为读者只有面对足够数量的文本，才能不再饥不择食地给出同情分，而是真正有选择、有比较地阅读，从而实践互联网海量选择、去伪存真的淘汰机制，规避算法推送，让真正优秀的作品呈现出来。

不难看出，近年来，网络小说虽然依旧遵循题材归类、任务设定、欲望满足等模式，但在粗疏大略的类型之下，总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新型面貌。像《书灵记》《天道图书馆》《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之类，就是在类型内部深耕细作，将套路翻新赋予新的内容。它们既能满足读者追求新奇的需求，也能赢得资本的青睐，同时更以作品本身令人信服的想象力和日渐提升的质量获得评论者重视，使网文逐步摆脱“量大质低”的刻板印象。

同时，“网络文学”在概念和形态上也更加泛化，从相对独立封闭的故事演化围绕原始作品衍生的系列文本，人们对网络作品的关注度逐步从文字、情节向激发读者参与和行动力的方向转移。

在新晋白金作家中，收获最多关注的是以《大王饶命》一文成名的“会说话的肘子”。虽然“肘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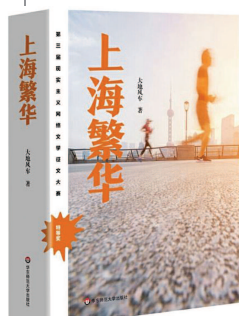
的人气和蹿红速度一时无两，但其作品却并不突出：设定在灵气复苏世界，推进靠修行升级，开篇轻松搞笑积累读者，中段日益拖沓啰嗦、结局试图以宏大场景和沧桑笔调进行升华——单看作品不功不过。使它成为神作的并非文本本身，而是空前的读者响应。它单章评论量近1.5万条，是“网络文学史上首部在原生平台拥有超过150万条评论”的作品。点开《大王饶命》第一章页面，每一段后都毫无例外地显示“99+”——这表示标注的评论已经过百。当然，这上百条评论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评论”，除情节联想、句式戏仿、作者互动外，大多数仍是无意义的感叹。无论吹捧或批评，基本都是读者相互调侃娱乐，与内容无关。在这部作品中，评论已生成成堆与内容匹配的独立生态，上百万条评论和聊天构造的语境使《大王饶命》脱离“肘子”的个人创作，转为全体读者网民的跨时空对话。在这里，网络小说发挥着近似社交媒体的功效。面对网民的热情，“肘子”称自己的秘诀在于每次看到网上有趣的段子都反复琢磨解析，并运用到作品中。可见，使网络小说摆脱套路，引起读者主动响应的，是一种对流行思维方式和青年文化的总结性掌握和运用。网络作者本身也是网民，他们写作的同时也在读网文并与网友交流。这种浸入式的写作过程，更有利于准确把握青年群体的文化特色，使作品挣脱类型框架。

通过对现实题材的开拓，文学网站逐渐突破在单一领域内过度竞争内耗严重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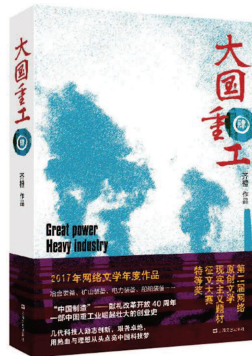
行业的发展和市场的壮大必然引发更复杂的竞争格局，网文企业经营策略也需要随之转变。对于大多数文学网站来说，玄幻是收入的基础保障；而现实题材作品则是社会效益的重要体现。因此，文学网站在资本与政策需求的平衡过程中，正在从初期粗放的资本导向转向依据不同需求的市场细分——一方面面向青少年为主的纯网络受众，主推玄幻题材和电脑、手机屏幕阅读，形成无所不在的陪伴氛围，致力于将在线阅读变成一种日常网络使用习惯；另一方面面向传统文艺评价体系，拓展现实题材，虽然通过网络路径征集作者，但主要传播渠道和影响力仍在出版、影视等传统媒体上，作品面向中年以上读者，强调对时代主题的顺应和对现实生活的介入——近年来曾斩获主流奖项的现实题材作者如wanglong（《复兴之路》）、大地风车（《上海繁华》）等，齐橙（《大国重工》）、志鸟村（《大医凌然》）、卓牧闲（《朝阳警事》）等近期网络呼声高涨的作者，均在这一方面颇有代表性。

综合多个网站的情况来看，对于现实题材创作的鼓励仍对新作发掘起到了积极作用，也确实贡献了一批精彩作品，如连尚网陈麒麟具地方特色的《旷世烟火》，晋江网随侯探探讨亲子问题的《明月照大江》、长洱反映校园生活的《天才基本法》，幻想职场猎衣描写海关工作的《吾辈当关》等。虽然在真实生活的映照下，许多现实题材作品依然显得生疏，但新人无孔不入的观察和基于生活的耐心描摹，却为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广泛的面向和脚踏实地的厚重。可以说，通过对现实题材的开拓，文学网站自身也突破了在单一玄幻领域内过度竞争内耗严重的局面，不仅扩大市场面向，也使网络文学在介入生活的过程中更进一步。

由于牵涉创作主体、商业资本和文化导向等多因素的复合概念，每一种外力的介入都会在网络文学中激起即时且强烈的反应。当前的网络文学虽然是大众文学，却并不适合全民阅读。但随着网络文学自身内容的丰富和文学网站经营的差异化，网络文学必然能够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审美需求。特殊时期，实体娱乐缺席、人际距离强化，读者更需要大量在线文娱产品来填充隔离的时空。在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在线文化经济的强势增长和大量读者的参与热情之下，我们有理由做出“网络文学百花齐放的时代正在到来”的判断。（作者为北京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上海繁华》大地风车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国重工》齐橙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种关注

当更多人选择成为参与者而不是观众

电视剧对观众痛点的聚焦已衍生变体形式

杨慧

电视剧作为一种最接近日常生活的艺术，每年都会留给观众许多时代记忆。有趣的是近年来，这些记忆常常不再只局限于电视剧本身的内容，而有了更多的衍生变体形式。

对一些人而言，《安家》除了是一部职场剧，还是一个讨论社会热点和家庭矛盾的聊天室；对另一些人而言，《清平乐》不只是宋仁宗的生平故事，还是服装、道具都可以拿出来钻研学习的历史课；也还有人看剧看成了明星见面会，剧情并不重要，只沉醉于喜爱演员的单人剪辑……

越来越多的电视剧，不再只是提供一次线性的观看，它们还变成了游乐场、辩论台、素材库……观众越来越发挥主动的参与性，使观看电视剧变成了更综合的文化体验。这一方面导致围绕电视剧形成了一个更丰盛的文化景观，同时也反过来影响了今天电视剧的样貌。

从看剧开始：当网络取代电视机成为看剧的主要渠道之后

曾经，客厅的中心空间留给电视机，晚上的黄金时间盼着电视剧，电视是中国家庭的霸主。

而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改变了这一切。虽然电视机仍是播放电视剧的一大渠道，但网络平台的崛起无疑改写了许多观众看剧的行为模式。

观看不再局限于匀速线性。电视剧时长或者节奏慢，那就1.5倍甚至2倍观看。某个情节需要重复，比如《长安十二时辰》里某个细节没看懂，《春夜》某个情节大怦然心动，那就把进度条拖回去再看一遍或者许多遍。重复是一种重要仪式，无疑会强化观众和剧集之间的认知、了解和感情。

时至今日，电视剧的样貌正在发生改变：校园爱情、古装穿越、电竞游戏等题材大量出现；古装题材日益弱化历史叙述，出现了游戏化、景观化等更接近年轻人审美的特点；越来越多都市题材的电视剧把观众痛点作为卖点，让观众被刺痛甚至形成争议，由此收获关注度和热度……本文试图从观剧行为的变迁来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

觉得寂寞，那也还有各大网站的弹幕做伴。人们从客厅群体观剧回到了各自的电脑或手机前，却又通过一种虚拟的方式，重新寻回一起分享和共同观赏的趣味。高潮剧情前有人会在弹幕里高呼“前方高能预警”，喜剧桥段时则会全屏一起“哈哈哈哈哈”，虽然观看者看剧的同时看到的评论文字，往往是之前观看者先留下的弹幕，但从用户体验上仿佛有人在做伴交谈，是当代人的一种孤单中的不孤单。

在观剧之后：电视剧不仅仅是谈资，还是素材库和原料厂

某种意义上，电视剧更大的影响和更广的应用，发生在观剧之后，或者说，观剧之外。许多电视剧不算红火爆款，收视率也不再是重要的指标，观剧之外的行为是否火热，成为了更重要的评价标准。

一般来说，直接从剧集中截取的内容会在剧集播出后最快出现，包括但不限于截图、P图表情包和片段节选，通常会一起组合成新剧集播出后的讨论热点。《都挺好》里苏明成打苏明玉的片段、截图等使之飞快跻身微博热搜，并最终达到超过四亿的阅读量；《庆余年》中范闲朝堂斗诗的片段一出，也是在网络火速流传，仅在微博就创造了超过七万的讨论量；《小欢喜》的数个真情实感段落被截取出来，也引起观众的真情实感，最后“#小欢喜看哭了#”的微博标签，成为一个网友云集讨论该剧泪点的场所。

而工序更多、耗时更长的各种衍生行为在电视剧播出后也渐次出现，

绘制图画、二次剪辑视频、同人文学轮番登场，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以二次剪辑视频为例，有对原作进行提炼加工的，比如恋爱甜宠剧《亲爱的，热爱的》，二次剪辑视频用几分钟荟萃了它的甜蜜剧情精华；有对角色抒发感情的，比如对《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角色齐衡精心剪裁的单人MV。而更有创造力的，则是对原作进行颠覆性加工，比如以新闻联播的方式串讲《长安十二时辰》，以娱乐圈爆料的方式解读《陈情令》。更有与其他文本进行互动，完全抛开原作剧情进行解构和混搭的，比如将《都挺好》的苏大强和《还珠格格》的容嬷嬷搭配成一段爱情故事。原作电视剧变成了一方来去自由的空间，观众可以从其中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并且组合成新的内容。

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德塞都把这文化中的这种行为称之为“盗猎”。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亨利·詹金斯更是说：观众们“拥有的不止是从大众文化中攫取来的针头线脚，相反，他们拥有的是从媒体提供的原材料上建筑起来的整个文化体系。”

从昔日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重新拼贴剪辑《无极》引起轰动开始，对影像文本通过剪辑的再次创造，就一直广泛存在于影视剧的消费和使用中，而在近年来，更是成为了一种走红剧集的标配。没有被广泛调侃、没有被广泛衍生、没有被广泛颠覆，似乎就很难被承认为现象级的作品。现实题材如《人民的名义》、古装题材如《甄嬛传》，哪怕已经播出数年了，也仍然还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库。更不用说类似《三国演义》的诸葛亮阵前说书朗片段，琼瑶剧的各种经典台词，早已被反复使用、重新赋予意义到了登峰造极。

在这些使用中，电视剧的原意早

已随着时间雨打风吹去，而文本被挪用和组合，搭建出了一座座新的游乐场。

思考剧的本质：电视剧文化功能变迁的意义与问题

在观众对电视剧的五花八门的使用背后，反映着多重文化意义和问题：

首先这些主动参与式的观众行为，有着个人层面的使用与满足。电视剧制作机构生产寻求的是大众的共性，所以必然无法照顾到每位观众的个性。观众可能对电视剧的节奏、内容有不满足的心理需求，于是通过主动参与的方式，自己定义观看方式、甚至自己再创造影视文本，一定程度上是对影视生产的自我调适和灵活补充。比如《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三角恋情以旭凤和锦觅有情人终成眷属告终，但男二润玉人气极高，于是网友通过二次剪辑，给予了润玉和锦觅一个团圆结局，而圆满了许多人心中的遗憾。

其次，目前这些多样的观众消费电视剧的方式，也有着集体层面的认同和狂欢。很多人不仅是会花样百出地使用剧集，而且会积极跟他人分享自己的奇思妙想。表情包、网络段子、恶搞视频等的更大效用在于传播，而在传播中还存在着更积极广泛的互动反馈，于是就产生了一些社群化、部落化的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圈层和文化风景。在B站、微博等传播重镇搜索《陈情令》《庆余年》等流行剧集，很容易被各种术语、缩写等搞得一头雾水，而这正是对剧集的消费社群化之后形成的亚文化话语体系。

而所有这些围绕电视剧产生的极富生命力的文化活动，也影响着电视剧的样貌。从题材上看，是校园爱情、古装穿越、电竞游戏等大量出现；从手法上看，则是古装题材日益弱化历史叙述，出现了游戏化、景观化等更接近年轻人审美的特点。但由此也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观众偏好的简单收割，而缺乏更深层次的创作调整。比如越来越多都市题材的电视剧把观众痛点作为卖点，让观众被刺痛甚至形成争议，由此收获关注度和热度；比如再创造中有许多喜剧化的处理，大量的搞笑甚至“恶搞”视频的出现，显示出了大众对喜剧文化的偏好，然而在我国当下的电视剧创作中，喜剧类型电视剧相对稀缺的现状，却久久无人问津。

（作者为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化产业系讲师）